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一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一

史記集解分八十卷

漢志史記百三十篇無卷數裴駰集解則分八十卷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序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又別列裴注八十卷新舊唐志亦然不知何人刻集解亦以一篇爲一卷疑始于宋人今予所據常熟毛晉刻正如此裴氏八十卷之舊不可復見不知其分卷若何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眞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譌謬也有某氏者藏書最稱奧博自誇其家藏宋刻開元本史記升老子於列傳首居伯夷上又自誇集諸宋板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襍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但百衲本旣分一百三十卷而開元本分卷若干其爲仍裴駰之舊乎抑已改之乎

某之學不足以知此竟未嘗討論及之如某之捜奇訪秘多見多聞較儉陋者誠不可同日語惜其未有學識枉見如許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後人如某但可云能藏書未敢許爲能校書能讀書也或問予曰讀書但當求其意理卷帙離合有何關繫而子斷斷若此予笑而不能答

索隱正義皆單行

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正義三十卷見唐志皆別自單行不與正文相附今本皆散入明監板及震澤王氏莆田柯氏刻並同惟常熟毛晉既專刻集解外又別得北宋刻索隱單

行本而重翻刻之是小司馬本來面目自識云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震澤行本在震澤本亦非唐本三十卷之舊亦是將司馬氏張氏注散入裴本中者但必出自宋人故毛氏云然張氏三十卷本今不可得而見矣

遷字子長

集解序張守節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按遷之字史記自序及漢書本傳皆不見惟見法言寡見篇後漢書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啓亦稱之

新唐書柳宗元傳亦云韓愈評其文似司馬子長但楊子雲旣稱之則班氏豈有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人輒冠以字某某郡縣人而遷傳卽用自序元文例不畫一故漏其字又自序云遷生龍門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故張氏以爲左馮翊人。

子長遊蹤

司馬遷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游所涉歷甚多閱

時必甚久約計當有數年歸後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約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遷使還見父父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紬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遷之年蓋已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既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曹參世家末言參之五世孫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卽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

子事誅而史記田叔傳及仁死事且云予與仁善故述之又報安書作於安下獄將論死之時則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于報任安書後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孝武本紀裴駰注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愚謂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爲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耶

五帝本紀贊自言予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黃帝紀云西至空桐注引韋昭曰山在隴右又戰于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遷東至海南至江淮卽二十南遊事至空峒涿鹿遊跡不知約在何年其二十南遊無空峒涿鹿蹤跡河渠書贊則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其廬山以下云云蓋即二十南遊所歷瞻岷山離碓即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意者其時并至隴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則究無由至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蓋遷別自有北邊之遊但不知此段遊蹤定在何時耳不可攷矣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遊蹤即二十南遊闚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酈滕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即過梁楚以歸時事

史記所本

本傳云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
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裴駰全采此段爲集解序
攷藝文志春秋經左氏傳外有國語二十一篇亦左
丘明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戰國策三十三篇記
春秋後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又諸子儒家別有
陸賈二十三篇世本今已亡而楚漢春秋亦亡今所
傳陸賈新語繹其文即列於諸子之儒家者絕非楚

漢春秋而篇數只有十二無二十三子長于酈生陸賈傳贊云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則知本十二漢書乃言二十三傳寫誤也

史記刱立體例

司馬遷刱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卽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目書之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尙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

其實以述兼作者

新唐一百九十七卷循吏傳云李至遠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周事載于經傳諸子者已詳何勞復用史記體强作編次此爲牀上安牀德棻稱之無異兒童之見

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史世家附于末尾蓋以僭僞諸國自不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欲與史記別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元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北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

以志未成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上之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撰錄彌歷炎凉是以綴于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范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系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校者以爲非約原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並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概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

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並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贊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閒有唐太宗御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史臣特援入之以爲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贊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襍用其父所作論稱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

矣而其餘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僅存者十八篇其餘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為史矣要總未有能出史記之範圍者

十篇有錄無書

漢司馬遷傳著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云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

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自序末段裴駰節引此注注之而兵書二字作律書索隱于自序末則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今攷景紀現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

亡且此紀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隱何為言以班書補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筆非後人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即是律書觀自序自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駁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即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會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惟太始以後。後人所補。其前仍是子長筆。何以云亡。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為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而褚龜策傳

末則云太史公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然則今所有龜策元文出子長者褚所未見又不知以何時出而得行也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書而不置一詞其贊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襃親親自古至今由來久矣非有異故弗論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可觀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長筆。據文雖未定之筆。亦不可云亡。而張晏何以云亡。其後則有褚先生曰臣好觀太史公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

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而傳之據贊則取封策以當世家者亦子長所爲而褚乃以爲其自所編列是皆不可解索隱據褚之言以爲褚所補傳蘄傳俱是子長元文並無補續又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褚先生補史記

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說已見上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

餘特附益于各篇中。如贊疣耳。武紀之補固屬可笑

其餘皆鄙瑣無謂或冗複混目已詳見各條惟外戚

世家有數句可取至若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補武

帝末年侯者四人昭宣時所封及元帝初元間封者

一人。張蒼傳末附征和以後并宣元諸相車千秋韋

賢元成魏相丙吉黃霸匡衡。此等雖無害然史記本

訖天漢亦何勞贅述其平津侯傳末附太皇太后賜

公孫宏後當爲後者關內侯爵詔一通。又采入漢書

贊一篇。徐廣曰此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

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云案廣所云則又

非褚先生所錄攷張晏謂褚爲博士在元成閒此非褚筆明矣

徐廣音義

裴駰松之之子宋南中郞參軍注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見宋書六十四卷及南史三十三卷其自序云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史記音義麤有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攷宋書五十五卷徐廣本傳云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云云此傳敘述頗詳並不言廣注史記晉書八十二卷本傳南史三十三卷本傳並同蓋偶然漏略諸傳沿襲不

補廣郎太子前衛率

補遜字仙民之弟

裴注所采

裴注于尚書則引鄭元馬融王肅注不但引僞孔安國於左傳則引賈逵鄭衆服虔注不但引杜預於穀梁傳則引麋信注不但引范甯於國語則引賈逵唐固注不但引韋昭於孟子則引劉熙注不但引趙岐於戰國策則引綦毋邃孫檢注不但引高誘又引尚書大傳韓詩章句司馬法孫子兵法尸子魯連書皇覽楚漢春秋茅盈內紀劉向別錄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宋忠世本注左思齊都賦注王肅禮

記注諸書今皆亡藉其采用存千百之一二亦爲有功所引雖係隨手掇拾非有鑒裁然亦博雅古書現存爲其所引者不數

裴注下半部簡略

裴注上半部頗有可觀其下半部則簡畧甚至連數紙不注一字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於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爲者十無一二漢書之所取者史記也今史記注反取漢書注以爲法陋矣大約自戰國以前關涉經傳者尙屬用心一入漢事卽

無足取

索隱改補皆非

索隱凡三十卷前二十八卷貞采徐廣裴駰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己意按文申義自序一篇附于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為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大旨謂五帝之前當補太皞庖犧氏女媧氏炎帝神農氏并於其前又追補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總稱三皇本紀又欲將秦本紀項羽本紀俱降為世家又謂惠帝

事不當沒之而入於呂后紀中欲依班氏分爲二紀
又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吳芮諸世家又欲
將列傳中吳王濞升入世家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
南衡山升入世家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欲將陳
涉世家降爲列傳又謂外戚不當入世家其意蓋亦
欲降入列傳又謂子產叔向不宜入循吏傳欲於管
晏後補吳延陵鄭子產晉叔向衞史魚等傳又欲分
老子與尹喜莊周爲一篇韓非別入商君傳末又欲
抽魯連與田單爲一傳鄒陽與枚乘賈生爲一傳屈
原與宋玉等自爲一傳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

在西夷之下大宛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貞所改補如此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於此惟三皇本紀一篇贅于卷末然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愚謂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皆非是至其又欲分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世家各為一篇作六篇按今本固為六篇而貞言如此則不可解意者此即所謂八十卷本之分卷邪但子長於留侯下有陳平方繼以絳侯而貞所舉留侯下即絳侯則又不可解

貞所移易篇次有非是者有似是而不必者如老韓同傳正以老子清虛不有其身故無情則必入於深刻故使同傳今乃謂其教迹全乖而欲移之冀强作解事李廣衛青事迹與匈奴相出入故以匈奴參錯于二人之間今移之亦非司馬相如次西南夷下者亦因相如實欲通西南夷者移之則非其本意其餘皆多事而無謂不必也惟惠帝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年年二十三而崩史記將惠帝事亦入呂后本紀此則似不如漢書別立惠帝紀爲妥然此惟漢書斷代爲史立體必應如是若史記本自疏濶周七八百年

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復何害

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但不知孰謂三皇孰謂五帝僞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與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杜預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有

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似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敷五帝本之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困學紀聞十一卷引五峯胡氏說易繫以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大謬）而僞孔之謬尤可知矣索隱謂僞孔說惟皇甫謐帝王世紀與之同豈知孔即謐之所假託自譔自證以售其欺者乎要之羲農爲皇尙少一

皇不足三數故司馬貞必欲追補三皇先取羲農從鄭元據春秋緯配以女媧猶之可也乃復於其前追紀天皇地皇人皇則甚誕鄭樵陸唐老皆以三皇冠于五帝前若劉恕陳桱則於三皇前又追敘盤古皆非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二

殷本紀裴注誤

殷本紀盤庚涉河南治亳裴駰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按尚書疏引鄭注以亳在偃師若皇甫謐則以亳爲梁國穀熟縣此妄談也(詳尚書後案)安肯遵鄭注乎皇甫謐曰四字裴駰妄加裴於經注援引多誤今不暇詳辨

始皇本紀贊後人所亂

秦始皇本紀太史公贊采賈生之言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起至是二世之過也凡二千四五百字今攷此文見賈誼新書卷一過秦上中下三篇予所藏係宋淳祐八年刻本最爲可据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若如今本史記則司馬遷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爲上篇上篇爲中篇中篇爲下篇矣又陳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

云云即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若果本紀內已有此一段則兩處重出不但遷必不如此即庸陋如褚先生亦不應至是今試取賈誼原書尋繹之上篇是專責始皇而每以陳涉與六國相形以見其不施仁義故前之滅六國易後之亡於陳涉亦易中篇亦數始皇罪惡而下半篇却歸罪二世下篇則兼責子嬰故每並稱三主其次第甚明再取徐廣及裴駰司馬貞注詳覈之則知司馬遷當日實取過秦中下二篇爲始皇本紀贊上篇爲陳涉世家贊而中下篇亦仍就賈生元次未嘗倒其文班固所見司馬氏

元本本如此徐廣亦見之本紀贊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乃魏晉間妄人所益後人見其與世家贊重出疑出褚少孫手于是又妄改世家贊太史公曰爲褚先生曰

始皇本紀贊末段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各本並同愚謂上司馬遷三字衍未當絕也之下脫司馬遷曰四字

江西江東

史記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九月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天亡秦之時也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本紀又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陳涉命立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又范增說項梁曰君起江東又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曰我與江東子弟八

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臣瓚云烏江在牛渚以上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言會稽守治則今之蘇州府治也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稱非以對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吳主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宗室傳謂孫權初統事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而孫策傳則謂策說袁術乞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又言曹公表策

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時袁紹方强而策并江東又策臨死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彼時策之所有會稽吳丹楊豫章廬陵五郡則所云江西江東約略可見要皆據大勢約略言之非有劈分定界

鄭注非康成

項羽本紀懷王都盱台裴駰引鄭元曰音煦怡案康成不注史漢此所引鄭注當是鄭德漢書注而漢書羽傳此下亦無鄭德注不知裴何據常熟毛氏索隱跋謂宋刻鄭德誤作鄭元則此亦宋人妄改

項氏謬計四

項氏謬計凡四方項梁起江東渡江而西并諸軍連戰勝及陳涉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天下之望已繫於項梁若不立楚懷王孫心即其後破死於章邯之手而項羽收其餘燼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議立懷王其後步步爲其掣肘使沛公入關羽得負約名殺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計最拙大誤項氏謬一酈生勸立六國後張良借前箸籌其不可在劉如此在項何獨不然章邯破滅項梁羽之讐也乃許之盟與之和好立之爲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詐坑降卒二十萬失秦民心謬二棄關中不

都而東歸乃三分關中王章邯及其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以距漢豈知三人詐秦民降諸侯被坑民怨之刺骨安肯爲守坐使漢還定三秦如反掌謬三漢之敗彭城諸侯皆與楚背漢范增勸急圍漢王滎陽范增諸所爲項王計畫惟此最得乃又聽漢反閒逐增使單心懈散失漢王謬四

六國亡久矣起兵誅暴秦不患無名何必立楚後制人者變爲制於人而懷王者公然主約既約先入關者王之而不使項羽入關是明明不欲羽成功也獨不思已本牧羊兒誰所立乎既不能殺羽而顯與爲

難且不但不使羽入關而已并救趙亦僅使爲次將所使上將則妄人宋義也羽即帳中斬其頭如探囊取物迨至羽屠咸陽殺子嬰後懷王猶曰如約如約者欲令沛公王關中也兵在其頭猶爲大言牧羊兒愚至此范增謬計旣誤項氏亦誤懷王

項王之失不在粗疏無謀乃在苛細多猜疑不任人韓信陳平皆棄以資漢至於屢坑降卒嗜殺失人心更不待言黥布傳贊云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爲世大僇子長著布之罪而項羽之罪亦見

高祖紀不書諱

史記于高祖云字季不書諱餘帝則諱與字皆不書漢書本紀因之馬班自以爲漢臣故耳其餘各史則皆書諱某字某沈約曾仕宋而宋書亦皆書諱夫史以紀實也帝王之尊當時爲臣子者固不敢書其名字若史而不書後何觀焉各史不襲馬班是也

似君當作以君

高紀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相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來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皆似君漢書作皆以君卽上

文夫人所以貴者此男之意漢書凡以皆作吕惟此作以蓋就史記文去人旁故耳彼如淳注云以或作似或又引論衡作似爲據但呂后貌似高祖此何說乎皆非也夫人嬰兒皆以君荀悅漢紀作夫人兒子蒙君之力語意尤覺顯然

劉項俱觀始皇

秦始皇帝游會稽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則津津然不勝其歆羨矣陳勝曰壯士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籍口吻正與勝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

定置酒未央宮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其言之鄙至此

劉藉項噬項

兩敵相爭此輿彼敗恒有之事從無藉彼之力以起事後又步步資彼乃反噬之如劉之於項者[illegible][illegible]吳中以精兵八千人渡江并陳嬰數千人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又并秦嘉軍其勢强盛項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起沛往焉此時沛公甚弱未能成軍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夫將十人始得攻豐拔之此後凡所攻伐史每以沛公項羽並稱兩人相倚如左右手非項藉劉乃劉依項項氏之失策在立楚懷王而聽命焉羽欲西入關懷王不許而以命沛公乃使羽北救趙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後羽乃得負約名此項之失策也然當日若非羽破秦兵於鉅鹿虜王離殺涉閒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關乎羽不救趙破秦兵秦得舉趙則關中聲勢轉壯沛公入秦何如此之易乎沛公始終藉項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項者也故曰吾能鬭智不鬭力其自道如此若使夫子評之必曰譎而不正

漢惟利是視

漢始終惟利是視頑鈍無恥其言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羽少漢王十五歲項羽本紀羽起時年二十四時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廣注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巳巳歲生漢五年之十二月死時年三十一時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則漢王爲兄項王弟矣鴻門之會自知力弱將爲羽所滅即覲赴軍門謝罪其言至卑屈讓項王上坐已乃居范增之下爲末坐縱反間以去范增用隨何以下說布有急則使紀信代死不顧子女推墮車下鴻溝既畫旋即背之屢敗窮蹙不以爲辱失信廢義不以爲媿也若以沛公居項羽之地在

鴻門必取人於杯酒之間在垓下必渡烏江而王江東矣

不許趙高

史記于高紀西略地入關之下敘至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破之以爲詐三字漢書改爲不許近儒遂云不許賊臣眞可云扶義而西者攷始皇本紀沛公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然則沛公豈眞扶義而不許高者乎特以爲詐耳班之改焉非也

爲羽發哀

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此猶自可殺項羽以魯公禮葬爲發哀泣之而去天下豈有我殺之卽我哭之者不知何處辦此一副急淚千載下讀之笑來鄭當時傳詔項籍故臣皆名籍怨毒如許哭之何爲

高祖年當從臣瓚

高紀漢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裴駰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按六國表秦昭王五十一年歲在乙巳至漢十二年歲在丙午則高祖年當爲六十二三字傳寫誤若如此說則高祖以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時年已四十

八至爲漢王之元年年已五十一至卽眞年已五十五若漢書高紀臣瓚注則云帝年四十二卽位卽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若如此說則高祖以秦莊襄王三年歲在甲寅生至起兵之年年三十九爲漢王四十二卽眞四十六愚謂當從臣瓚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以是年卒皇甫謐欲推漢以繼周故妄造此言王應麟信之載困學紀聞十一卷其實非也

少帝諸王皆非劉氏

史記呂后紀云惠帝崩太子卽位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四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

王子山爲襄成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四年太后幽殺帝五月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七年立皇子平昌侯表作昌平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其下又敘至八年七月太后崩諸呂欲爲亂之下則云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以下又敘至諸呂誅後大臣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

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云云其下敘立代王後與居滕公除宮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載之出代王入宮夜分部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一則曰非孝惠子再則曰非劉氏其文甚明所誅梁王即前封呂王更名梁王亦更名濟川王名太者也所誅淮陽王即前封壺關侯更封淮陽王名武者也所誅常山王即前封軹侯更封常山王名朝者也所誅少帝即前封襄成侯更封常山王又立爲帝初名山改名義又改名宏者也據索隱改名宏農今本無農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劉伯莊云諸美人皆先幸呂氏懷

身而入宮生子而漢書高后紀于元年既書並封二王三侯事其作表乃以二王入異姓諸侯王且注云皆高后所詐立孝惠子又于八年武朝下皆注云以非子誅又以義朝武及太入外戚恩澤侯表且注云皆呂氏子也此句今本脫如淳高后紀注引之又五行志云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則諸子非劉氏甚明何氏讀書記謂少帝非劉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誤也綱目書法發明皆云少帝非劉氏

武紀妄補

武紀褚少孫全取封禪書爲之觀文紀贊云孔子言

必世後仁善人治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興至孝文四十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而自序則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以不改正服封禪爲仁則以改正服封禪爲不仁遷若作武紀封禪固所必書然必無專紀此事之理且亦何取重見其有錄無書豈誠未暇作乎抑諱而有待也而少孫率意補之眞妄人耳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三

共和庚申以前無甲子紀年

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太史公自序云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攷蓋取之譜諜舊聞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于長之言如此故十二諸侯年表

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三代但作世表無甲子紀年也鄭康成詩譜序亦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乃張守節于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又論例云史記起黃帝訖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此說誕妄已極大約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謐恣意妄造以欺世所說世系紀年亦皆以意爲之幾於無一可信幸其書已亡而裴駰司馬貞張守節皆無識濫采入史記注孔穎達作諸經疏間亦引之皆非也今亦未暇詳攷郎

卯五帝本紀索隱引其文云炎帝神農氏至黃帝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集解引其文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辛巳崩年百十八歲在位九十八年至荒遠事豈得鑿鑿言之况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本不以紀年乎至卯宣三年左傳云商載祀六百周卜年七百周易乾鑿度卷上云太任順季享國七百孟子云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皆五百餘歲此俱約畧之詞若欲實指某年爲某君元年

某年爲某君崩年則不能張守節稍定若干年非得之謚而何皆非是

竹書紀年云是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所得見晉書束晳傳今觀其書起自黃帝軒轅氏於五帝三王紀事皆有年月日立年崩年歷歷言之可謂妄矣必是束晳僞譔也司馬子長見黃帝以來牒記又見世本而不敢著其年安得此書若是之歷歷明皙又晉書云凡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今起黃帝則今本恐并非元本必又遭後世妄人增益又有沈約注約傳並不言有此注亦出流俗附會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乃言紀年是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又可謂慰矣北史第四十三卷張彝傳彝在北魏宣武帝時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此等妄談正是竹書紀年之類其穿鑿附會不但不足信亦不足辨也大約妄人何代蔑有全賴有識者屏黜之有疑則闕方爲善讀書

劉歆三統歷載於漢書律歷志者惟云堯即位七十載舜即位五十載皆尚書正文而皇甫謐乃故與違異云堯在位九十八年且律歷志於黃帝顓頊帝嚳

皆無年而謚又追言之此其妄也司馬光稽古錄劉恕通鑑外紀外紀目錄邵雍皇極經世書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甲子會紀南軒通鑑綱目前編顧錫疇綱鑑正史約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雖各互異而皆有三皇五帝下至周初歷年久近之數列其甲子此皆皇甫謐爲之作俑也愚謂直當槩闕其疑略而不道通鑑之作劉氏譔述司馬氏總領兩家史學精矣然所當考者周秦以下若共和前則可勿論劉雖作外紀仍題疑年尚爲有識宋南渡後承譌踵謬降而愈下自鄶無譏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九歷數篇云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王氏知諸家說開闢之年爲茫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茫誕卯王氏未敢許其有學識近儒史學惟萬斯同季野善于稽覈識見獨精所譔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令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

漢諸侯王表云周過其歷應劭注云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漢律歷志上卷云太史令張壽王治黃帝

歷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栝育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此皆荒誕之言姑勿論下卷載劉歆之說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殷世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春秋魯桓公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春秋盡哀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應劭之說蓋本于此但劉歆三統歷不言堯舜以前年固佳而言三

代年亦不的彼於置閏不在歲終及二日爲旁死霸十七日爲旁生霸皆不合古歷法況歷法但能推年月日不能推古帝王在位年數史記既起共和其前皆不可知歆亦何據而知三代年數此皆不足信至於稽古外紀之類不但三皇五帝之年爲荒誕而所列三代之年亦當槩置勿論不待言矣凡此諸書予揷架皆有之然未暇徧觀矣（荀悅漢紀首卷言夏四百四十二年周七百六十七年四十二當作三十二七百當作八百此傳寫誤實皆與劉歆同其餘唐虞及殷並同）

商年數諸書互異

史記本紀竹書紀年商皆三十王晉語及漢書律歷

志則三十一王此一字似衍至其年數史記既不具而諸書又復互異左傳云商載祀六百律歷志云六百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以證六百之說若竹書紀年則起癸亥終戊寅四百九十六年與左傳律歷志已絶異紀年固不足信矣而邵氏經世金氏通鑑前編又改爲六百四十四年更不知其何據胡渭洪範正論又於六百四十四年之外欲更進一年蓋因紂死于建丑月之初五日依夏正言之雖爲十二月若依商正則已是正月胡因有此五日故欲爲紂更延一年位號爭其體而此其用心良苦但未知確否萬

氏紀元彙考亦與胡說同則後人所益也

世表末妄補

三代世表末褚先生忽綴一段稱大將軍霍光爲黃帝後案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爲后去病以后姊子貴任光爲郎可謂瑣瑣膴仕不足道也少孫因光擅權爲此言以貢諛遙遙華胄至推爲黃帝苗裔抑何妄且陋哉

餘祭年表誤

十二諸侯年表吳餘祭四年是年爲魯襄公二十九

年歲在丁巳守門閽殺餘祭以下仍以餘祭紀年直至十七年以下始爲餘昧元年殊不可解吳世家餘祭在位十七年卒弟餘昧立則似餘祭并無被殺之事矣其實餘祭在位僅四年餘昧則在位十七年倒錯二王之年數耳索隱於世家辨之

周敬王以下世次

史記十二諸侯及六國表紀年歷然分明然自敬王以下年代世次諸說互異竊謂史記爲得其實年表敬王元壬午崩甲子凡四十三年其三十九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則獲麟之年也四十一年爲魯哀公十

六年則孔子卒之年也敬王實崩於哀公十八年敬王子元元王元乙丑崩壬申凡八年元王子定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其元年爲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盡此明年哀公卒其說如此左傳哀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案其事似敬王有四十四年與史記異又汲郡紀年敬王元壬午崩乙丑凡四十四年元王元丙寅崩壬申凡七年較之史記敬王多一年元王少一年是敬王以哀公十九年崩矣然正義云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考之魯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至秋來求賻以魯

不會葬又不共奉王喪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明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其怠緩也若是況哀公之季乎逾年始往固無足怪不得執此以疑史記也世本則以定王爲貞王且以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其元王之名與史記名仁互異及以敬王亦爲崩於哀十九年皆姑置勿論惟史記元王爲定王父世本元王爲貞王子則迥不相合矣宋忠爲世本注亦疑而不能定夫年代既遠世次顛倒理固有之但本紀定王有三子爭立事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殺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

殺思王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元王既
無此事則馬遷於此不應亦誤世本未足信也杜預
世族譜又以爲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
春秋之傳終矣如此則敬王崩於癸亥元王元甲子
崩癸酉其說與史記及左傳紀年世本諸書皆不同
不知所據云何恐未足信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
逾三年而會葬殊覺遠於情事矣最後皇甫謐作帝
王世紀又謂敬王元己卯崩壬戌凡四十四年貞定
王元癸亥崩壬申凡十年元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
十八年公子爭立立嵬爲考王年表已卯爲景王之

二十三年景王崩於辛巳凡二十五年如謚說則景王當從去三年以二十二年戊寅崩矣國語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則謚之言妄矣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適四年而往此尤必無之理也其以定王爲元王父亦襲世本而遂以三子爭立皆移爲元王以就其說但以十一年癸未三晉滅知伯則滅知伯乃十六年戊子事是年爲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杜預引世家及年表以解左傳其事甚明吳師道校鮑彪戰國策注亦同安得以爲癸未

事乎又索隱亦從世本以定當爲貞字之誤而曰豈
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遼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
決遂通於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
其實案國語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又
敬王十年劉文公萇宏欲城成周衞彪傒曰萇劉其
不沒乎二十八年殺萇宏及定王劉氏亡是國語與
史記合周有兩定王明矣若邪强改爲貞抑思國語
所紀何容兩處並誤邪若所謂貞定王者據索隱係
謐妄造今紀年亦作貞定而海寧周廣業云班氏古
今人表亦作貞定則非謐妄造年代悠遠紀載錯互

但當闕疑不可强說

八書所本

史記八書采禮記大戴禮荀子賈誼新書等書而成至天官書一篇錢少詹大昕以爲當是取甘石星經爲之愚考此書漢藝文志已不載而前明俗刻有之疑唐宋人僞託也

十七史商榷卷四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四

魯世家與年表相違

魯世家徐廣注曰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今考之平公世家二十二年卒若依年表當十九年其餘俱合無違反者惟年表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此當在定王三年乙亥今誤入四年丙子魯共公元年此當在烈王二年丁未今誤入元年丙午則與世家遂多牴牾然哀公旣卒

于定王二年甲戌則悼公元年自當在三年乙亥由此數之方與十四年知伯滅合豈徐廣于劉宋時所見之本已不免傳寫之誤邪又知伯滅之年爲晉哀公四年各書所載皆同但晉出公以十七年奔齊其年爲定王十一年癸未魯悼公九年也明年甲申晉國無君史記不詳其事蓋知伯專晉如季孫意如事而出公之卒當即在此一年中若今本史記于世家知伯滅又誤十四年爲十三賴有左傳正義所引正之甚矣刊誤之難也

滅楚名爲楚郡

楚世家秦將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注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秦郡震澤王氏刻本作三郡疑是當從之秦莊襄王名楚本諱楚字故于破楚虜王後除去楚名而爲郡也楚郡之楚字疑衍三郡當謂南郡九江會稽如黔中固是後來所置非初滅六國時所有南海桂林象郡亦然且于楚亦僅羈縻非其疆域然如長沙郡則實楚地建爲郡者而孫檢但言三郡特約畧之詞耳其實當言四郡抑古人四字亦積畫作三故易混邪

孔子世家

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王介甫妄譏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時勢不識古人貴貴尚爵之意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又載王文公及潏水李氏說皆非也

外戚世家附

外戚世家末褚先生附三段一段記武帝同母異父之姊修成君及衛子夫事又述衛青尚平陽主事一段記武帝所幸尹婕妤邢夫人事一段記鉤弋夫人事每段各系以論斷皆鄙瑣惟衛青尚主事甚詳此事史記于青傳只一句而漢書青傳則采用褚所補

語惟此稍可取

三召平

項羽本紀內廣陵人召平矯陳涉命封項梁呂后本紀內齊王相召平舉兵欲圍王亦見高五王傳蕭何世家內有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城東三人皆同姓名非一人通鑑十三卷胡三省注已言之

四皓

四皓留侯輔立惠帝以致趙王如意母子冤死成呂氏之亂唐五王既殺二張奪武氏位當迎立太宗他子之子不但不當使中宗復辟并高宗之子皆不當

立此二事者吾皆恨之

張負

史記高祖紀從王媼武負貰酒武負諸家皆不注漢書如淳注則云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媼王家之媼武負武家之母也絳侯周勃世家勃子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索隱引應劭漢書注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又云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厥則負爲婦人之稱明矣若陳

丞相平世家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平欲得之此張負則的係男子觀下文負既見陳平於邑中人家喪所又隨平至其家語甚明白而索隱乃云負是婦人老宿之稱或恐是丈夫一何淺謬

陳平邪說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韓信功一旦有告反者問左蜚語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彌縫其隙乃倡僞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縶其後爲呂后所殺直平殺之耳迨高祖命即軍中斬樊噲而平械之歸噲呂氏黨也故平活之其揣時附勢如此且平六出奇計

而其解白登之圍特圖畫美人以遺閼氏計甚庸鄙又何奇焉

梁孝王世家附

梁孝王世家末附一段記梁孝王欲爲太子事又記梁孝王殺袁盎景帝使田叔案梁事已見田叔傳此重出可厭

五宗世家

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書改爲景十三王傳是也但其中臨江哀王閼于漢書作閼去于字景紀亦然則未

詳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載直取請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錄之與他王敘述迥異則遷特漫爾鈔錄猶待潤色未成之筆也據漢書武五子傳武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遷但取閎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閎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遷書訖太初則三王自應入世家髆封于天漢四年既有所不及書而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

年遷固目擊其事前則因其爲太子不當入世家後則既敗不復補書且有所諱也

十七史商榷卷四